

遠

國

秘

要

保山張元養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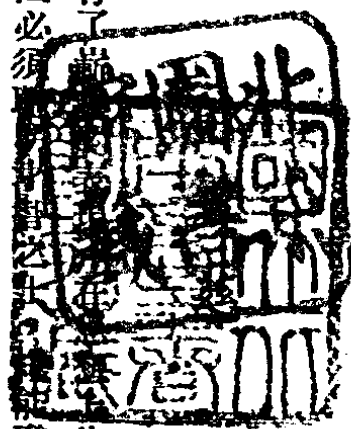
卷頭語

在這大時代轉變當中，科學上有了驚人的進步，文學上也有了驚人的進步，文學上也有了驚人的進步，該有不少的學說主張出來，適應時宜。這些都是時代的產物，但必須經過嚴格的批評，也應該有批評的標準。出來。

我在國立中山大學，任教多年。擔任西洋政治思想史講座。後來中大山激江遷回廣東，未能同去。這幾年都在鄉下茅舍中整理舊稿，仍然是在故紙堆中過生活。但所涉獵的都是些古籍。對於新的資料，可以說是完全沒有。不料來到保山，遇見老友張蒙九先生，出示他的大作「建國祕要」一書。真是如嘗異味，欣喜萬分。

這部書的內容是九篇文章湊成的。或者可以稱作張蒙九文集。但把這九篇文章依次排列起來，儼然成爲一貫的理論系統。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張先生十年寢饋的心血結晶。在中國哲學體系中，各家思想無不歸宗於易經。張先生平素對於易經的研究，至爲深刻。又多年度修金剛法，對於佛學也造詣很深。他讀破萬卷書，完全咀嚼消化。所以能够融會貫通，成爲一家之言，尤其是所謂「鞞鞞大道」一篇，以淺近的事物，說明深邃的哲理，可算是深入淺出。難能可貴。

書名「建國祕要」有人看見建國兩字，以爲必定有許多計劃方案在裏面，翻書一看，却是幾篇抽象理論，不免詫異。我也曾同樣的問過張先生。他很鄭重地答道，「計劃方案是形而下的。基礎理論是形而上的。形而上的基礎理論，若不建立起來。形而下的計劃方案，亦必不能完滿施展，所以叫做祕要」張先生的這一說明怎麼樣？讓讀者去評判。據我知道張先生的這



一部書，是發了一個調和黨見的大願寫成的。是徇保山黨政參聯席會的請求出版的。他是不得已而言。也是不得已而出版。孟子說「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蘇明允說，「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天下以爲口實」。所謂口實。是言中有物，人人傳誦的意思。這種不得已之言，確實可貴。所以我很高興地在卷頭寫這幾句話，來表示我對張先生的敬意。

序 一

民國三十三年，余督師遠征，與負隅之敵鏖戰於滇緬邊境。軍旅之暇，幕僚張君元養出其所著「建國秘要」。就中論爲將之道，援陰陽循環之理，相爲折衷。而其採摭之博，立義之允，又常出入於儒釋耶道之間，余維天地萬物，品類不齊，盈虛消長，因材而異。要在持以鈞衡，使盡其用而已。莊周有言，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猶天鈞也。宇宙萬象之演變，盡於是矣。元養固好學之士，雖在軍中未嘗廢學。余嘉其意。爰書數語以歸之，衛立煥譚於保山軍次。

序 二

余以書生督察邊區行政。老友張君蒙九，亦於役遠征軍。每過從，輒相與抵掌而論天下事。其高談雄辯，四座皆驚，近又出示其所著「建國秘要」一書，疾誦之，爲文凡九篇，而以鞅韃大道爲其立論基礎。其引徵至博，其持論至平，而尤服其發願之宏也。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而陰陽繼成之理，常行於萬物之間。顧百姓日用而不知。仁者智者又蔽於其所見。張君今於鞅

三易，卽不易
三易，卽不易
變易簡易也。
不易爲鞅韃
上人。變易爲
陰陽。此人以

不變應萬變，
一陽之道，故陰
簡易也。

親見天地之心
即此格物，已
知本之所在。
此心即明德也。
身爲天下國家以
明德爲本，身以

繩之一往一復，而悟澈一陰一陽之道。更以鞣繩架上人，而悟澈變理陰陽之方。由是而爲立身行事之法則。由是而調和黨見之紛爭。由是而求世界之和平。西哲有以蘋果墮地，而悟地心引力者矣。有以壺水沸騰，而悟蒸汽動力者矣。今張君以鞣繩架之遊戲，而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一貫大道。非有大知慧其孰能語於此哉。雖然張君之爲書也，亦非有若何玄妙也。惟對於格物致知之功，得其綏要而已。朱子之格物也，格理也。王子之格物也，格心也。其他格物之學說，古來無慮六十餘家。聚訟盈庭，莫衷一是。今張君獨具慧眼，直承三易，以格天地萬物。故能闢闢乾坤之門。窺見天地之心。而權衡中道，以主宰萬物矣。惟把握不易，知幾其神。苟能允執厥中，則人性善惡之疑不足釋。而於修也齊也治也平也，亦如操左券矣。於是而所謂鞣繩云云者，取譬而已矣。筌蹄而已矣。張君於其書末殿以俳語曰，努力今生須了却，莫似文人多無行。嗚呼噫嘻，我知之矣。其所努力也，非欲藉以獵取功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明友也。張君修金剛法甚虔。今徇黨政參之請，以其祕要公布於天下。蓋欲有濟於國家於天下也。要亦普度衆生之宏誓大願也歟。夫普度衆生，亦余之願也。故樂而爲之序。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元旦大關李國清識於太保山麓。

初版自序

民國二十七年，試以陰陽相繼之理，發揮爲將之道。友人索去，以專論登之報端。敬待各方之批評，藉以測驗所見，是否正確。不期博得多數同情，予以鼓勵不少。某報記者面囑再寫數篇。然此雖淺語，絕不能雜湊成文。可以說余一生思想之結晶，亦即是自修實錄。越六年，

參考最近美著
 丁紐斯和斯
 美蘇能資本
 文。依生本
 義。經濟社
 式。及生會
 主義。經濟
 方。之。不
 主。義。不
 方。式。不
 兩。方。不
 有。少。他
 一。基。於
 利。平。等
 議。一。等
 特。殊。的
 英。美。的
 維。護。大
 權。集。團
 聯。集。團
 護。少。數
 利。少。數
 利。少。數

逐漸體會，更有所得。比以秋雨連綿，家中枯坐，倍覺苦悶。不憤不啓。不悻不發。揮毫直書，竟成九篇。自始至終，意義一貫。特顯自性功德。復其本然之善。所期爲今後救亡圖存之一助云耳。民國三十三年中秋日，張元養自序於保山板橋慈帷之側。

再版自序

自「建國祕要」在保山出版，瞬將三載。時局演變，適如本書之所推斷。現全世界以至中國，皆以不同之兩種政治思想，無法調和，裂痕日著，擾亂不已。本書所論，恰是對症之藥。太極兩儀，在用的方面，雖有不同的兩種表現。其實原爲一體。世人鮮知，所以稱之爲祕要。孝慈先生曾如是詰問：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絕不相同，何以書中謂以社會爲主，以資本爲輔？不知天地間萬事萬物均有相反的兩面，如鞞鞭之往復兩端，離此則無彼，離彼亦無此。社會主義，是公的，是統制的，資本主義，是私的，是自由的。公是私的集體。私是公的分子。易云，利者，義之和也。是交相成而不可分。義卽利也。以私害公固非是。公爾忘私亦不久。孝慈先生又謂：然則善惡，亦無分耶？答曰：在本書見解，鞞鞭一往一來，自然無惡。惡者，是在本具兩面理中，偏執一面，斯惡矣。本書的主張，是要在公的統制下給予私的以相當的自由，而不是公的絕對統制，更不是私的極端自由進而爲私的統制也。是以吾人之宇宙觀，是一個「易」字。人生觀是一個「變」字。今者公私俱窮。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公私交利，卽是正義。救亡之道在斯。建國之道亦在斯。本書九篇，皆鞞鞭大道也。而首論性善者，因世人每多偏執，作惡久矣。人之互視，悉是惡者。嫉恨心，殺害心，生焉。亂基斯伏。若如性善

聯的意見，是保衛他們自己，以對抗非蘇維埃的列強。蘇聯起對強聯合一表決，即對它的決於每一只手，即使是一只懷有真誠的誼，也足以爲惡意的。這是一種思想。共黨在政府改組之，望佔三分之望，其思想狀態，彼此堅持無消除此。只有集賢之舉，大力量之舉，兩儀原是一體，分利本不合作，大同心有希望。

，則衆生皆有佛性。自尊互尊，大悲心油然而生。此爲調和兩面，感化仇敵之無上真諦。本期和平，於不得已時不能不以奮鬥輔之。故次之以中山先生遺教。負建立和平大責之領袖，尤應轉其人心，以爲道心，自反自覺。清明在躬，以領導羣倫。故次之以十六字心傳。懃懃懇懇，循循善誘。君子德風，小人德草，移風易俗，萬衆歸心。故次之以訓育參考。以文圖治。以武定亂。三軍易得。一將難求。故次之以爲將之道。格物致知，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身修而後治平可言。故次之以大學論註。學優則仕，無美不具，無惡不除。故次之以五美四惡。更須知一切唯心。善用卽佛用。又心境相對。見性者，不爲境迷，則能轉變外境，創造新局。故次之以末後付囑。凡此事理，如何而後知，如何而後行。以其正知，見之實行。抗戰已勝。建國必成。故次之以論知行。吾人革命，在順乎天而應乎人。如車就駕，順道而前。轉動在手，左右咸宜。豈可偏執一面，而左傾右傾以自取顛覆之禍哉。審是則和平統一，直如反掌。因決定略加修正，再版問世。將有聞而勤行之者歟。或聞而大笑之者歟。則吾不之計也。

民國三十五年冬序於昆明寄廬。

建國秘要第三版序

有人說：「現在是兩個世界，前途十分黯淡」，好像是認爲：這兩個世界是極端矛盾不能並存的。其實，矛盾儘管矛盾，能否並存？還須切實討論。中庸上說得好，「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照這樣說來，並育並行，並不是不可能的。更進一步觀察，易經繫詞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也。

建 國 祕 要

六

性也」陰與陽，原是極端矛盾的，不惟可能並存，而且還相繼相成，以演化成宇宙間的森羅萬象，再具體一點說，如像物理學上的陰電和陽電，彼此相摩相盪，發出熱力和光明來，這是我們通常見着的，據力學的公式看來，有了能動(Action)，就有反動(Reaction)，並且，必須要

有反動，而後能動的效力，才能發揮，這是科學告訴我們的。不僅自然界如此，人事界也完全是一個樣，我們研究歷史，知道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形呈了我國文化的黃金時代，西洋的歷史也是一樣，唯心唯物，爭論不已，重農重商，主張各異，分權集權，糾紛更多，在這些對立和矛盾之中，如能善於運用，倒反促成社會的發達進步，我們可以說：「在矛盾中求進步」，這是歷史進化的公例。然而，要怎樣運用，才能達成這個使命呢？這是最高深的學問，虞廷十六字心傳，不過是在人心與道心的矛盾間，用允執厥中的方法，來執兩用中罷了，這原是古來聖帝明王祕傳的心法，却被張元養先生以深入淺出的手段，用「鞅韃大道」來揭破其祕密，要想藉以調和黨派的糾紛而謀國家的建設，故題名「建國祕要」，他的誓願很宏而用心亦至苦，所以三十三年他在保山把初稿給我看的時候，我就力勸他公之於世，並曾替他寫了一篇卷頭語，果然出版以後，引起社會上很大的反響，不久，他又出了第二版，今年行憲在即，張先生參加國大競選，想把他的這部建國祕要，拿到國民大會去實地選用，把這部書再出第三版，廣為分送，以期此種真知灼見，能於見諸實行，並要我再寫一篇敘文，我很希望這部建國祕要，能够大白於天下，能從矛盾中得到進步，建國前途，必大放光明，故不避譴陋，略贅數言。

民國三十六年民族復興節前一日

鄧孝慈識於國立昆明師範

學院之北大園

目次

鞞韞大道

中山先生遺教髓

十六字心傳

訓育參攷

為將之道

大學論註

五美四惡

末後付囑

論知行

建國秘要

建國秘要

附論和戰與統一

八

以人合天，老莊以物對生，如植物人助，人如以苗人助，長天易經以四人，合天如播植，時節令無窮，五穀受用無窮，行健如乾卦，君子以自強不息，也，君子以厚德載物，也，君子以人合天，論迴之門，造惡枉受苦，了達輪迴，爲善自得樂。

自動爲仁，陰中陽動，雷雨作而百果生，木皆甲拆，故爲仁也。

鞦韆大道

旋乾轉坤，只在一心，吾於鞦韆戲中澈悟此理矣。鞦韆大道，卽是千秋建國祕密之要道。夫鞦韆。小兒戲也。何以具此祕要？實則祕要不在鞦韆，而在鞦韆架上人。凡鞦韆之性，一前一後，往復擺動，極其自然，所謂天也。不能使用者，須由他力拋送，幾度往復，如不再繼以他力，將至漸動漸緩，終於停擺（無情之屬）則不足觀已。倘其人嫻習此道（聖哲之徒）卽能以人合天（發動由人謂之人，——兩端高遠速，自然相等，不能強之不等謂之天，順勢而蹴之前。或拉之後，以增其高遠速，謂之以人合天）順其自然，前之後之，惟心所欲。觀此不期豁然，將吾國數千年來世人認爲懸而未決之難題，所謂「性善」「性惡」「善惡混」等，了然明白。由此而發揚光大之，則建國有其道矣。

自然界一切現象，無論心理或物理，自動或被動，常發生相反的兩種力，亦卽相反的兩種表現。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蓋一體二用也（體上明心，用上見性）今吾人欲論定性之善惡。試由鞦韆之擺動，解自然之相（輪迴之門）由初之後，迫使向前。前至極處，則自反。由次之前，迫使向後。後至極處則復前。前爲陽。如富。後爲陰，如貧。前者轉後，富必轉貧。後者復前，貧可變富。乃至晝夜之明暗迭更，四時之寒暑遷流，歷史之治亂演變，禍分福所倚，福分禍所伏。再觀自然之性。（說苦之道）自反，則自覺。富者鑒於驕敗，自能警惕。福中防禍。復前，則自動。貧者不甘詔辱，自能奮發，禍中培福。自覺爲智。智制事之宜爲義，自動爲仁。仁形諸節文爲體。（此處有二說，一、仁智易得，義禮難明，二、但得本，不愁末，仁智本

性善論既決定。則人知自尊。亦能互尊。見一切惡人。大悲之心。不期。油然而生。建國。方有下手處。財成天之道，輔相大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人是何等的氣象。惡是人為悖乎。自然。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培者。培之，傾者覆之，易者順。天之助者。順乎。也。善者順乎。自然。故得天之助。則悖乎。自然。故失天之助。然，故傾者覆。

也，美禮末也。視孺子入井，而憫隱自生。自性本善，殆決定之義也。

穀糴架上人，本具聰明睿智。體穀糴之前後往復，法易象之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預知進必有退，則退抑以成就其進。不住富相，富而不驕，（此中有儉，可以保富。）更能富而好禮。（此中有仁，可以種富。）預知後亦可前，則奮勉不終於落後。不住貧相，貧而不餒，更能貧而樂道，富可長富。貧不終貧。建候得民，正好以貫下賤（屯卦）。君子有終，應須卑以自牧（謙卦）繫傳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輔相天地之宜）成之者性也。（財成天地之道），自性自成。陽極，吾即繼之以陰。陰繼陽者，如履薄冰，如臨深淵。高而危者謙而卑。陰極。吾即繼之以陽。陽繼陰者，人一己十，人十己千，愚而柔者明而強。知其當進，自動的進。知其當退，自動的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推之日常生活，衣，夏葛冬裘陰陽調。食，先輩後素陰陽調。住，明暗合度陰陽調。行，動息適宜陰陽調。總要因任其自然，體會其自然。一小兒鞦韆架上已發其機，而號稱大人臨民上者，不能窮其理盡其性乎。務使精神物質同歸於善，則建國之能事畢矣。

若夫通常人世現象，每有偏執於陽。一，正當退時而急於進，必遭挫折翻生嫉忌。二，進已至極而仍亢進，必致顛覆，空勞貪蹟。或偏執於陰。一，正當進時而急於退，常失事機，更益煩惱。二，退已至極而仍灰退，自召失敗，徒多怨尤。他如富者驕，貪而諂，飽暖思淫慾，飢寒起盜心。依此認為性惡。夫正退而急於進，應退尙欲強進，正進而急於退，應進翻事苟安。惡是人為悖乎自然，絕非性之本惡也。原夫作惡之人，最初動機亦非不善，無非欲補救前失。只因未明全體大用，矯枉過正，致因藥成病。如秦鑿周之失。以周朝尙仁，分封諸候，供衛王室，末期則外重內輕，天下擾攘，周以地方分權而亡，殆陽極疲散而仁之弊也。乃廢封建，

之，其左傾右傾，遠爾優劣，擇適者存。誠然，革命此理，執中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自於不敗之地，立如車就，地順道而進，轉動在手，右成宜，否則左，我方革之，我革之，又革之，而矣。

杯酒釋兵權，岳飛之奸，雖因秦始非宋之祖，亦未始非宋之祖，宗相傳懷之，武臣之所致。惡人是死地，而世人在惡而不死，因在也，善因潛消，已終致于

置郡縣，崇尙暴力，所以救周仁之失。及至揭竿而起，土崩瓦解，秦則以中央集權而亡，此又陰極狼戾而義之弊也。又如趙宋，因握兵符得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鑒前之失。杯酒釋兵權，救之以文。結果外敵壓境，無法禦侮，宋則以文弱亡國。故秦之罪惡在強暴肆虐，宋之罪惡在文弱不振。皆偏執一面而致傾覆也。

又人既衆多，品類不齊，或善或惡，有移不移。依此認善惡混。鞣糲擺動，無往不復，上智時時自反，爲善不移固矣。下愚不過偏執較深，自反較遲，每至噬臍，悔已不及。既能有悔，非終不移。常見鄙吝之人，一旦慷慨則死矣。橫暴之人，一旦和善則死矣。是其轉移在將死之時。一移隨死，亦可哀矣。性之善惡已明。尙何有於混耶。

此外亦有主張人性非善非惡者。其言曰，生之謂性，喻如嬰兒。實則善爲生元，惡是死地。嬰兒所以能自然生長者，正以其性善也。若惡則無生。非善非惡則根本無物。是故嬰兒飢則食，卽知至之之幾也。飽則息，卽知終之之義也。甜則甘之，自適其性也。苦則拒之，回頭是岸也。惡人不好好德，皆見甜不甘者也。自甘墮落，皆見苦不拒者也。就染吹賭嫖飲者，縱情違法，損精耗神，失金錢，喪名譽，以苦爲樂，不知自反，何嬰兒之不如耶。又嬰兒以善語溫存之則喜。以惡聲斥罵之則哭。其善善惡惡之情可見。若果係非善非惡，則將如木石之無知也。故彼只知生之謂性，而不知生之爲善也。至佛說，有善有惡是小比丘。無善無惡是大比丘。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仍是破有施藥。不可執空成病。要須識取般若空空，圓融空有。空有不二，方是了當。所以不住相布施，福德愈不可思議。不是教人不修善法也。空，陰也。有，陽也。不二，太極也。乾元用九，羣龍無首，無首卽無我清淨，有與空融。坤元用六，利於永貞，永貞卽常住慈悲，空與有融。乾坤合德而造化功成。一輩儒者，不用佛法，妄欲東施效

相離相。非空者。內於空離空也。利用出入。性本有仁義禮智。而不知也。陰轉智義。旋乾轉坤。大用在此。由上認識。如來。人即不可在休。然亦不可在執。字上執着。以則乾坤毀無。見易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偏執於陰。不偏執於陽。謂之執其兩端。當知執即無。執，當知執即無。中者，以度羣生。中之謂也。之謂也。

事於建軍。更不願返至東南稠密之地，與人爭權利，起磨擦。不退如而為一邊地志願鄉長，率數百人，向大自然競爭之為愈。余諦審之。所不同者，彼善隨運轉。執繩架上人則欲轉運。又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此則不厭社會，而欲教化社會。又此後青年以術進。此則以道倡，相反相成。正致用之良好時會也，亦必率循此道，人類由此合作，集羣力以開發大自然，而後足以盡其利也。

按性善論，原是執繩無往不復之本，然現象，陰極陽生，陽生謂之仁。外出內返，向返謂之智。以仁為主，仁與智交則生禮。以智為主，智與仁交則生義。孟子見其大體。此則闡其真理。性惡論，荀子只見到外出，而不和外出者必內返。故認耳目之於聲色，心之於利為惡也。將內返所得義理，專屬之聖哲，蓋昧於易理，不知一陰一陽之謂道。惟孔子為能通陰陽之變。妙契中庸。老子雖知陰陽，其旨在救時之敝，故其學說重陰，重內返，重雌伏，重守樸，而歸宿於陰極一陽之初生，即恍惚竊冥，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也。釋迦則非陰非陽，圓融中道。一以破凡夫之外出而不知內返。一以破小乘之內返執偏空，而不知外出起大用。他如耶回之信獨一主，所以崇乾天之性也。愛人如己，所以攝坤衆之相也。聖聖同見。道不遠人。達乎此，大同邦治，何難獲致。

中山先生遺教髓

黨員守則，「和平爲處世之本。」真知灼見，立言可謂極善。又中山先生末後所示，「和平奮鬥，救中國。」尤覺盡善盡美。眞全部遺教之精髓也。和平乃陰之柔順，奮鬥即陽之剛健。二者相反。相反適以相成。以中道救中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中國人多數不明中道之義，寶藏於地，失却光輝。今發掘之而揚之高幢之上，使其光照十方，利濟無窮。所謂中道，即是鞏鞏架上人。或進而奮鬥，或退而和平。勢須奮鬥時，此人隨之而前進。奮鬥即是中道。理應和平時，此人隨之而後退，和平即是中道。釋義中者，中也。視其時宜，中其肯綮。以成其所事。闡揚遺教，要權衡適當。救中國之道，必以和平爲主，奮鬥爲輔。友人以抗戰紀念冊，求題字。逕書「爲和平而奮鬥，以奮鬥保障和平，」二句以贈。此爲軍人說法，奠定最後勝利之基礎。人性無不愛好和平，懼畏戰禍。抗戰之始，昭告世人，吾中華民族自古對外用兵，大都弔民伐罪，持危扶傾，從無侵略野心。或抗敵禦侮，聊固吾圉，不以殺傷爲武。從事戰爭者，完全爲覓取和平。國際無黃禍之足畏。國人有黃族之可愛。外以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內以喚起四萬萬民衆之同情。得道多助。勝利可必矣。

若政治家，宗教家，有更進而爲純和平之奮鬥者。如甘地之不合作主義，威脅利誘，終不爲屈，以求印度之獨立。如耶穌之博愛救世，十字架上含笑而死。釋迦牟尼佛，慈悲度衆生，終不爲歌利王割切身體而生瞋恨。中庸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不而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張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國

變。理。陰。陽。勿。忽。勿。忽。兩。儀。哲。學。推。闡。出。在。此。還。可。運。用。到。外。交。上。左。孰。兩。宜。中。惟。決。右。成。此。正。不。示。定。主。此。所。謂。人。主。的。外。交。也。自。目。的。中。國。應。以。親。美。為。主。以。親。蘇。為。輔。利。用。美。國。協。助。我。之。建。設。功。制。美。之。驕。縱。凌。人。美。之。驕。縱。凌。主。一。種。主。張。意。見。張。公。開。

有道即主義已能實行，取得政權。此時切要保持最初革命尚未成功時之奮鬥精神，即富貴不能淫之義。否則他人又將起而革吾之命也。國無道是尙未取得政權。主義未行，正艱苦奮鬥之時也。革命黨人須知，政策可以和平，主義不能流。在主義上擇乎中道，確能有以自立，不可因倚他人，致有偏失。堅持此志至死不能變也。果能如是和平奮鬥（對內之秘訣），精誠至極。可以使強敵懾伏，兇頑感化（性善之理，首用在此）由抗戰進而建國。移風易俗，日趨醇美，將不止救亡而已矣。

抗戰勝利，為期不遠。此事結束後，最值得國人注意者，即是建設問題。關於物質建設，需要甄拔人才，培養人才，借用人才，尙非難事。惟政治建設最大難關，在調和各黨各派之鬥爭。熟思審慮，救國仍不外和平奮鬥之精神。寓奮鬥於和平，為和平之奮鬥。即堅持和平到底，不屈不撓之謂。安定大局，最要在燮理陰陽，兼顧雙方。平（平等）則和也。和則平（太平）也。諸賢達認識國家民族生死存亡所繫，既已為抗戰而和。當亦可為建國而和。和則內爭息，合力以赴，何求不得。猶置國家民族利益於不顧，而鬪爭不已者，則不明之甚也。易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悖信忘順，喪失同情，將自傾覆，亦何益矣。然則何以謂之平耶？平則一視同仁，推誠相見，虛懷商榷，尋求真理。一種主張，如實為國家，於國家有利，無論發表自何黨，建議自何人，均應採行。黨在國家統一之後，不應擁有武力。一以消滅內爭之工具。一以流通主義於久遠也，即彼此自動的歸還國家。武力屬於國家。應由憲法規定。或者謂黨在事實上推行主義，不可不輔以武力。此在革命初期則然。彼一時此一時也。蓋其真理之主義，本有獨立久遠之性。若依附武力，武力受挫則影響主義之流通也。又黨只應依據其主義，決定適合時代之政策。爭取民衆之同情，獲得合法之政權。軍事本政治之續。既有政權，則武

武力屬於國家
武力，軍隊
家化，共產黨
如能，此必用長
讓步，藉此須
取民衆同情，爭
爭取政治民主，
退制，掘住不潮
流，即爲他日
成功之基。其
依民意而行其
政策，政治民
民主化，政治民
主化，高瞻遠矚
，對此應能
讓步，即可統
編國軍，完成
統，一增進民生
權，一使本有主
一，使本有主
衆，一使本有主
助，一使本有主
國民主義之新中
用人惟賢

建國要

一六

力即依民意而行其政策。所以黨爭貴在爭民衆同情，而不是爭政權，更不是爭武力。此中要點在言論自由也。如今日國民黨主持抗戰，獲得同情，則以國民黨爲主，共產黨爲輔。戰爭結束後，建國爲要。民衆同情於誰。而視各黨本身之努力如何耳。又用人惟賢，應盡量選拔。偶有賢才在野，能舉則舉之，否則維護之，資助之。其私人成就，福國利民，有時較在位者尤大。凡一社會如物質精神兩種生活俱不安定，即發生禍亂。禍亂之根在人心。禍亂之因在賢才。賢才如不得其所，每能利用人心，發動禍亂，賢才應不論黨派，均使有展布之機會，爲社會安定之根本要件。於是各黨各派均爲發明創造建設而奮鬥。和衷共濟。平衡發展。一切糾紛，固不難迎刃而解。此須慎選平之者。平之者何？鞅韃架上人也。此人選自何黨何派，或無黨派。無黨派者不論已。如係某黨某派選出之人。不免僅佔在本黨本派利益上，爲其大病。領袖風度，應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對於相反的兩方，如大學所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好的當然是本黨本派，惡處如何糾正。惡的當然是對方，美處如何做行，鞅韃大道之祕密，即是兩儀哲學。相反相成。其視反對黨，如執明鏡可以自照，如他山石可以攻玉。無奸不顯忠。無惡不成善。吾何不滿於彼哉。如是公平存心，中道而行。方是社會領導者。人望所歸者。前之山汝。後之山汝。國家民族永久幸福，惟汝是賴也。

賢才用人公開

公公平存心

如真公平，於

本黨本派利益

甚大，無庸顧

慮或失本黨本

派之擁護，會

心者自別有妙

用也。

授受之際

師尊者，道始

重，不可草草

。

收而轉

轉復兩字，值

得注意，無字

密意苦海，無邊

無頭是岸，物豈

不附物，物密

礙人，復字密

意，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不

想，我是不想，不

想的我。

十六字心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人心惟危，陽之放馳不知反也。心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妄想紛飛，莫可究詰。以貪瞋癡，造殺盜淫，破國喪家，悉由於此。道心惟微，陰之收斂得以復也。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五句，初入定時，未全忘情於物，尚有恍惚之象。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四句，入定後，已現清淨光明之象。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掛）。一陽來復，其幾甚微，先王以至日閉關，涵養自性也。精一執中者何？鞅韉架上人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明乎此，自我作主。把握中道。放為人心，人心即中。收為道心，道心亦中。放而轉（不佳有相），為智為義。收而復（不任無相），為仁為禮。治人不治，反其智。制事不宜，反其義。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一切由我，而由人乎哉。為領袖者，地位崇高，部屬懾於威勢，雖有善言常不敢進。曠觀古今，以此失事者多矣。惟有執中，時時自反，方足以自救。洵足樂也。此領袖之真傳矣。以仁義禮智治天下者，天下亦以仁義禮智應之。以仁義禮智建國，國安如磐石。

義與某君對談。伊於此十六字，頗不謂然。余進言曰。凡一領袖，俱應識此。汝須放下地位與成見，試爲述之，請賜批評。通常一般現象。主觀心理，常爲環境所述。客觀環境，常爲心理所亂。如空中之月。他的客觀環境，是圓的，光明的，清涼的。有時騷人吟哦，仕女遊賞，月則顯得愉悅可愛。有時英雄埋沒，背地興嗟，月則顯得分外慘愴。月未嘗稍變，在當事人主觀心理有異，使他忽而愉悅，忽而慘愴，其相遂亂。所以世人觀察事理，當致錯誤者皆由其內在成見太深也。一究人心，本自清淨。本不動搖。如懸明鏡，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只因向之騷人仕女，先有一段如意之境，蓋踞其內心。月本非愉悅可愛，而視之爲愉悅可愛。如英雄長才，屢建奇功，屈抑不伸，滿腔憂憤，這種環境，深印心版。月本非慘愴，而視之爲慘愴。似此心爲境迷，遂失其真。偶一失足，成千古恨。即是人心惟危。如今日我們以一弱國，準備不足，去抵抗準備有素，號稱世界第一等強國之日寇。以清明之主觀心理，審度真實之客觀環境。決定國策，「以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學理方面，均屬至當。持此應敵，萬變不離其宗。直至最後勝利之獲得。即是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汝爲大將，身負重責。凡所舉措，存亡攸關。若見小勝而驕，便欲輕進，必爲敵人所乘。見小敗而餒，便欲議和，必負國民所託。胸無所主，隨境變遷。豈不危哉。某君首肯者再。所以貴乎修養。心意初動之時，正是事物始生之際。執中者於此窮理研幾。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如持咒然，念茲在茲。勿忘勿助。勿忘則不落於陰。勿助則不落於陽也。有守者必有爲。斯應用而無窮。

得一善
無一定，因
善無一定，因
時制宜，最好
以此十六字總
持之。

訓育參攷

國內文武各校。關於訓育一項，有全不過問者，有主張嚴格者，有主張感化者。不過問者，以爲提高其自尊心，放任其自治。實則浪漫成性，影響學業不淺。主嚴格者偏於陰，每引起學生之仇視。主感化者偏於陽，常養成學生之恣肆。甚至同在一校，因教師之見解不同，發生許多糾紛。未能澈底解決，終至潛伏病根，貽害無窮。余向主愛的教育。於古今中外此類之學說，靡不聚而參攷。幾經試驗頗收效果。猶憶負笈北平時，讀託爾斯泰所著「教子」故事。根本哲理，推闡透澈。茲撮其大意敘之。隨將所見所悟，疏列眉端。以爲修己治人之借鑑。

有老農夫婦，生一子，甚聰明，心極快慰。因抱子出門。逢人稱說，上帝可憐我，賜此佳兒，願求爲之教父者。遍行無人應之。末遇一老人，獨欣然允許。農人曰，君爲教父固佳。但教母又將誰屬？老人指示村之某處，有一婦人勝其任。依示往求，亦得其允。此農家子稍長，入學校，因天分過人，不數年即盡得其師之學問。有時發問，其師亦不能解答。農家子乃問父母曰。年來教母幸常見面。而教父何在？願往尋之。父母曰，當日一別，迄未再來。未知所在。將何從尋得。而農家子立意堅決，終於出門，奔向大路。且行且問。苦無蹤跡。一日經過山中。見獵人設機捕熊。於橫木上鑿孔置蜜，而於大樹上懸重木下垂，直對蜜孔。倏有老熊率兩兒前來，見蜜欲食，老熊掀木以讓小熊食之。不意重木旋返，打跌小熊。老熊又用力一掀，使另一小熊往食。又被重木打跌得更遠更傷。老熊大怒。使盡全力，將重木向上一擲。俯首就食。懸

幻現世界全景
陽之放馳不知
反也。

東向日出方
走向光明之大
道，即是迴趣
自性明德中。

木驟下，老熊立斃。農家子觀感之下，頓悟「不可以惡的手段，掃除惡事」。繼至一村，見羣農在田間圍趕一牛，且噪且打，冀驅牛出田，以保禾稼。結果適得其反。既而牛之主婦自村舍出，止住羣衆，以和婉之聲呼曰，「來，我的棕色的」。牛聞主婦之聲，搖尾從容隨之而去。農家子對前結論，更加自信。「惟有慈善，纔能得良好的收穫」。尋至一村，有屋巍然。前立老人。趨前見禮。老人喜曰，「我即汝之教父，孺子居然能來，真可教也」。農家子喜極，詳陳孺慕之忱。老人問曰。汝行多路，必飢矣。其俟我取餅相餉。因切囑此屋雖未加鎖，但不可入。若必入者，應勿忘來時沿途所見之事。教父去久。農家子殊不能耐。竟推門而入。則屋內空曠，惟中部一講臺，臺上有棹有椅。於是升坐，見棹上有笏，信手取之。頓幻現世界全景。縱觀及於本國本鄉。時在夜中，有賊方竊鄰家之牛。遽大聲呼喚，鄰人遂羣起捕賊而重懲之。又見教母住所，適其丈夫私出與別女戀愛，當即喚醒教母。告之故。教母遂尋見其夫，而盛氣凌辱之。回視己家，則盜方入室，以斧加母頭而脅供藏鏹。母跪地哀懇，狀至悽慘。農家子忿極。遽以笏猛擊盜首。忽然幻景消失。教父已立於前。怒目而視。責以胡忘語誠。致鑄此錯。教父於是升坐舉笏，使之再觀。則鄰人因竊賊之報復而受傷甚重。教母因凌辱丈夫而被遺棄，乞食甚苦。尤以盜銜笏擊之仇，糾黨洗劫，物資一空，房屋全毀。母座破屋中哭訴甚哀，謂「早知今日受此苦，寧於當日斧下亡」。教父隨謂，凡此種種皆汝對鄰人對教母對生母所作之結果。汝豈不知「不可以惡的手段掃除惡事」嗎。汝竟如是做去，已成天地間的一個罪人了。農家子大悔，叩求拯救。教父曰，「我無能爲力。從此東向日出方而行，若干程，有一茅屋內之老隱士（自色身內，有本覺真如），方可救汝（求已自救），但途中所見，須本汝正知正見以指導之，（自性起用），切記勿忘」。此子遵命而行，跋涉良久，忽覺口渴。入人家求飲。見

第一事
第一即大學在
明明德，去其
染污，回復他
的本來清潔面
目。

第二事
第二即大學在
親民，佛以乾
柴，度盡一切
火，度盡一切
濕柴，愚昧衆
生，同成佛道，
共享極樂。

第三事
第三即大學在
止於至善，聖
人所存者神，
所過者化，以
其固定於善也
，靜安慮得，以
相續成就，以
之臨民，不爲
其頑，有不爲
之屈服者耶。

既而轉念
此是自修得力

一婦人拂拭桌面，往復辛勤，而棹總不淨。問之。婦曰，汝不知明日爲耶穌聖誕節耶。奈此棹之拭不淨何。乃告以汚濁水拭汚濁棹，終無是處。曷易清水。則汚自除。婦人照行果然成功。此其經過之第一事。入暮，抵一山。見樵夫燒柴，而火不能燃。因告之云，應先燃乾柴乾枝，俟火大熾，再加濕柴，即並燃矣。樵夫依行立效。此其經過之第二事。復次行至一處。見一農人，以木製犁，下爰以火，兩手握而屈曲之，因動盪而不成功。農家子告以固定彼端，火爰一點，握此端以屈之。農人依行，力省而成功速。此其經過之第三事。未幾到達茅屋。果見隱士。頂禮陳述，力求懺悔。隱士諾之，命取尺長之炭三段，駢植屋前。每晨入谷，口含澗水噴噴之。俟其發芽復活，則汝罪消滅矣。農家子植炭畢，返屋，隱士已死。備極哀痛。葬之屋後。尋思己之罪孽，方獲明師指示，而不能久久親近。決定依教行持，竭力懺悔，日進不懈。遠近居民，聞風欽慕，咸來供養。初頗自喜。既而轉念（自反），我在懺悔，炭未發芽，而貪衆人名利恭敬。若就所見第一事論，豈非以污水拭汚棹，徒增汚濁，於我何濟。決意出離茅屋，避居後山深處潛修。方踽踽獨行間，聞有聲呼云，「先生，先生，將何之？」答以入山潛修，又聞呼云，「後山荒寂，無處得食，必致餓死」。答曰，「修行之人，不計飢飽，上帝賜我即可得食」。且答且行，至山深處住定。久覺腹飢，則見樹上懸掛一袋，取下視之，乃麵包也。賴以充飢，翌晨復去噴水。則第一株木炭已發芽復活矣。如是住山，日有麵包一袋掛樹上，生活得以維持。頗覺清靜。惟有一強盜，常來山中。農家子勸其洗心革面。勉爲善良。盜厲聲曰，「你修你的行，我做我的賊，你何得強來干涉。如再多言，請試吾劍」。農家子初頗危懼。反復思維，第一株木炭既已發芽，老隱士決不誑我。所以然者，必我行持猶未精進耳。既而恍然曰，吾錯矣，吾錯矣。向者悟得不可以惡除惡，惟慈善方足感人。今吾所行猶未圓融。應如所見第二事

處，前三事，農家子憑自智，慧不假思索，中教人成功，明庸所謂自誠，道也，此後三段，以自修證，中庸所謂自明，誠，又誠之者，入山潛修，此後則陰之收，初頗危懼，愀兮恍兮，其中有象，慈善方足感人，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尙存鄙視彼盜之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欲使人之屈從，其精甚真，其

，發動摯愛的火（此之謂濟火），熱烈的去勸他救他。於是沿山路而行。適遇彼盜，劫掠行商，農家子直前，以極誠懇之語向盜言，好友，你必依我相勸，不可再作此損人利己之事，盜勃然，舉劍加諸其頸曰，我不會說，你再干涉我，我必殺你嗎。農家子毫不畏懼。挺身言曰，我勸好友歸入正途甘願飲劍。強盜聞之，不覺手之垂劍之墮也。至是第二株木炭復活矣。既得如是收獲。此子心竊自慰。然不免尙存鄙視彼盜之意。安住許久，第三株木炭尙無生意。內心自省，慈善定可感化愚頑。但與彼盜同居山中，彼雖改惡，猶未爲善。是我救之未澈也。忽憶所見第三事，欲使人之屈從，必先固定我心。我心於善決定，純粹至精，彼豈有不化之理。方自訟問，忽見彼盜自山徑而來，慢步沉思，若甚苦悶。農家子迎去，與之握手，以極慈愛之態度語調，問曰，好友，你心中很痛苦嗎？如依我勸，則同爲善人，同享極樂。又何痛苦之有。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你知道嗎？彼盜於是仰首定視，默無一言。俄而淚落矣，膝屈矣。長跪不起。曰，先生，我今日此時，真佩服到極頂了。當先生初入後山，從後呼喚者是我。每日送麵包懸掛樹上者是我。（原來上帝却在此人心中。）我敬佩先生，然亦只是敬佩而已。此後先生當我犯罪劫人時，不顧生死以救我。真使我感動。然於心猶有未釋然者。今日此時，真想不到先生竟能以慈眼視我，平等待我。我真屈服於先生之前矣。爲先生所感化矣。願爲弟子，以事先生。農家子曰，諾。此時第三株木炭復活矣，罪業消滅，復見本心。完成了他的人格。竊嘗論之，在自修方面，木炭象徵良心已死之黑業。強盜象徵自心之罪行。一念回光，罪性本空。即煩惱是菩提（一切惟心，妄性元空故。）衆生俱可成佛。於此益信。若負訓育之責者，融會此理，轉以治人，精誠感格，如響應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必有實效。惟應用時其技巧亦有研究之必要。

中有信。

豈有不化之理，
鞅轡之理，
退愈高者，
進亦愈高，
於善決定，
能便彼於善，
定，殆勢所必，
至也。

自修方面
自修係因中功
夫靜，收攝歸于
清靜，乃老子
之精神，訓人
係果上事業，
發揚重在仁愛，
神，乃孔子之精

愛的教育，
此道之妙，
威如熨斗，
成如熨斗，
如以熨斗熨之，
無極熨之，
乎此平者，
愛之要也。

余曩曾訓練軍隊幹部一期。值精神講話，舉此故事，以期誘導各幹部歸於親愛精誠，余最痛恨過去教育方式，動輒曰，黑暗專制，絕對服從。以致上下相仇，破壞紀綱。可是余意雖善，運用猶未精熟。是日即得一次試驗。演講中，諸生危坐靜聽，似甚感興趣。衆目專注余身。余亦倍覺興奮。稍久，發見後座一生，伏案抄書，余問何事？該生起立答云，抄野外筆記。遂訓誡云，汝知教室規則嗎？教官講解某科，只可靜聽某科，或筆記本科心得於書本。對分心他科，則不許也。生答知錯。即命坐下。此應用感化教育也。余繼續講下去，正在津津有味。又發現該生伏案書寫。問何事？如前答。余厲聲曰，汝已知錯，何得再犯。仍答錯了錯了。又命坐下。此時對感化教育，已微發生疑問。講至末後。該生又復如是。使余怒不可遏。呼令離坐，至講臺前，重施體罪，迫令跪聽。遂訓云，汝若是人，余當以待人之法待之。今汝是牛，余則以待牛之法待之。滿座肅然，並無異言。事後思維，愛的教育。感化云何？固然該生知識不，不能接受高深之理。余當時措置，是否適當？對平日主張，又何以自圓其說。思爲之亂，神爲之疲，困頓五日夜。猛憶諺語，「打是心疼罵是愛。」豁然大悟。愛的教育，不是不可以打罵人也。以愛的理，存愛的心，流露愛的詞氣，表現愛的態度，如是教人罵人打人甚至殺人。感激之不遑，又何怨哉。領會遲鈍者，間亦有之。久後必能心服。昔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此是病在一責字。愛子過切，忘却怨道，未免有功利人我計較心，或致傷恩。但此言却使許多爲父母者籍口，將管教子弟重責推卸去。害了許多佳子弟。所以立言甚難，父子之間，貴以身教，不貴以言責。若一切善有諸已而後求諸子。一切惡無諸已而後非諸子。不離愛的態度，縱言責體罰亦何傷。本來打是心疼罵是愛，是每一父母的良知良能。曷不推而廣之，妙而用之，由家而國而天下。管理羣衆，無難事矣。昔武侯治蜀，法行而後知恩。揮淚斬馬

殺人者係法律
殺之，已由救護
術窮，非由我
動意殺之也。

克盡物之性
歐人有善訓猛
獸者，自謂祕
訣仍在，一愛守

心治
佛門中一部份
人，治心以空
為主，以樂為
輔，但證真樂
為究竟，即樂
於教化，引衆
亦不過此真樂
，生同悲者拔

設。嚴格感化，並行不悖。又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己身有責，安可對訓育而不問。此其祕竅何在？在鞅韉架上人也。或恩而威，或嚴而寬，把握寸心，以御無極。盡其性者，克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者克盡物之性。治天下如際諸掌。可謂極訓育之大成也。

為將之道

此之所謂將，就狹義言，是三軍之統帥。就廣義言，乃一國之元首。有必遵行之道，為其成功之基。萬事發端於人心，故先之以治心。心量廣大，覆載一切，方足以統衆，故次之以統衆。衆不可以烏合，應有法守，故次之以執法。有法則萬事興，故次以處事。事莫重於自保。自保不可無戰備，故以作戰終焉。由統帥以至於元首，正是鞅韉架上人。把握神幾，運用陰陽，尤見重要。在此為主，在彼或輔。視其時宜，無有定常。試分述之。

一，治心，以樂為主，以空為輔，樂，陽也。空，陰也。就淺處釋，黨員守則，助人為快樂之本，為善最樂，是樂義。不住相布施，或施恩不望報，無心為善，是空義。要在確能助人，確能為善。不過有了善舉，以後不可存放心中，免障礙善心，不能擴而充之。因常人着相為善，人我之見橫胸懷。如為國立功，保舉稍遲則怨。為友效勞，報酬不及則恨。既怨且恨，則後此不再願立功效勞矣。如此不但成就甚微。其尤者一變為惡以自私者，亦頗有之。須將一

苦之義，本主
張以樂爲主
，乃以空爲輔
，義者與樂之
不，若知樂空
與樂兩俱則融

認識不想的，我
着眼着眼的，此
是大學問也。

切看空。憑善良心做去，凡所行善，惟求心安。所謂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治心初步，亦足以法。再就深處體究，變有漏之樂，爲無漏之樂，卽樂是空，卽空是樂。樂空不二，方爲究竟。世相一切虛妄，徒有幻名。試就人所好樂者名位與男女以分析之。有人焉。昨日爲平民，引起若干人之鄙視。今日爲顯宦，博得若干人之推崇。此人之品德學識，是否堪爲顯宦，應加考察。如其真可，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知之者自應推崇之。有力者卽應保舉之。如其不可，僥倖而得顯宦地位，誤盡蒼生。直可爲蒼生哭。奈何極其推崇以誣事之耶。世人爲幻名所惑，顛倒如是。更可笑者，斯人也。亦不自知其品德學識如何。當其爲平民時，失意落魄，卑鄙惡劣，莫不爲之。及一旦致身顯宦，得意忘形，驕奢淫侈，無所不極。曾不識禍福互相倚伏之理。幻名之誤人，有如是者。又一般人對於女性，見他人妻女，被第三者戲評，常樂聞之，並樂道之。若自己妻女，聞人戲評，必怒目相視，或至飽以老拳。尤明顯者，昨日爲他人之女，視之爲他女。一與訂婚，今日爲自己之妻，視之爲我妻。此女未嘗稍變，因名分有變，由她身上所引起的心理，不旋踵而大異。由此推之，人生所有利義毀譽稱譏苦樂，心中一切生滅妄想，無一而非幻名作用也。世人全在幻名上用心機，枉入輪迴，枉受罪苦，有大智慧人，一眼看破，全樂是空，我是不想。當其不想。遂有恍惚窈冥景象。百尺竿頭，再進一步。認識不想的我。真精之信，天地之心，全空是樂。此乃由陽極轉陰，直至陰極而復。所謂天地心者，卽樂空不二之本體也。智慧之根，福慧之源，得者無得，無得卽得。復之初九，不異乾之九五故。體用一如故。名之爲大人。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覆載無私），與日月合其明（照臨無遺），與四時合其序（陽生陰殺），與鬼神合其吉凶（福善禍淫），先天而天弗違（英雄造時勢），後天而奉天時（時勢造英雄），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能消息於

配屬於信，君子之可信，正在其心，易不信，以述言，易不信，可為典要，惟變是適。通常信字多用，在賞罰方面。此處樂字亦有。賞善之義，空有義字，亦有罰惡之

未形，弭亂於未著。善戰者，無赫赫之功。安天下者，帝力何有於我哉。此之治心，於將之五德，配屬於信，信字從言。可信根於其心。有此心者，不特取信於部屬，取信於人民，將獲得大信於天下。而為攻心之堅甲利兵。將使敵之戰者喪其鬥志，居者望風輸誠矣。

二，統衆，以恩為主，以威為輔。恩，陽也。威，陰也。人之生也，其始生生，次之養生，次之保生。所以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全生救死，謂之大恩。天下烏乎一，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信天之理，順人之情。人之歸向之也，將如萬流朝宗於海，而莫之能禦。史稱西伯善養老，能尊賢，並澤及骷骨。以能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一舉而定周室八百載之大業。是以為將者，要有仁心仁術。保障民族之生存。不斷為羣衆謀福利。乃至於部屬種種愛護，培養其品性，教育其學術，鍛鍊其身體。使寒有衣，飢有食，臥有床褥，病有醫藥，有進升之階，有撫卹之典。古之名將與士卒同甘苦，亦有為士卒吮癰者。如是固結兵心，驅之戰場，決能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斯用恩之明效也。此在五德屬仁。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有時為愛廣大羣衆，而惡一二人者。有時為惡其一時一事，而愛其終生者。理之所不可，不惡無以見其仁愛之真切也。故用恩必以威輔之。威並非為恩之缺陷，適以補恩之缺陷。因恩以用威，始而善語溫恤之，誠語教導之，繼乃嚴詞訓誡之，惡聲斥責之，管之刑之，乃至不屑教之教誨，無非恩義之表現。可怪一輩自命明智之士，以權術相尚。認誑哄（假恩）嚇詐（假威）為帶兵認訣。非不取效一時。惟流弊滋大。為濟變偶用則可。若對與我同生死共患難之人。忍心常此相待，殊為不仁。卒之，欺人適以自欺，亦不智甚矣。將者，三軍司命，國家存亡繫焉，應守大經大法，何用小道為哉。佛說四攝法，攝衆生入佛道。善會其義，足資取法。一曰佈施，為攝衆生，捨珍愛七寶，國城妻子，頭目腦髓，毫不吝惜。此亦當官職

以翻有功而不失
項印所以失
忍投，所以失

以嚴為主，特
本段軍言，特
就在民社，會
若在法主，又
之憲法主，則
以寬為主，如
嚴爲輔，如飛
航空，中，任
往來，人，有
其各，自，意
寬也，但，可
飛也，不，可
觸對，方，即
民雖，各，有
由，決，不，可
犯他，人，之
，嚴也。

地位。以與賢能。厚祿重賞，以酬有功，犧牲自己，以救他人。二曰愛語，以慈悲心，發微妙音，善導衆生，歸入正覺。此當上下相見，軍民接觸，利用之字語言，顯示親愛精誠。三曰利行，爲種種有利於衆生之行，以悅服其心。凡有所求，俱滿其願。此當如前所述品性學術身體等，種種成就之。並推恩及其家屬，四曰同事，佛德崇高，衆生墜落。地位懸隔。何由親近。須化現其身，與之同事，方便接引。如觀世音普門品，現大將軍身，而爲大將軍說法，現女人身，而爲女人說法。遇一切衆生，皆現其身而爲說法。譬之世間朋友勸戒吹賭嫖飲者。如直以正義告之，彼必不樂接受。須身入吹賭嫖飲之場，姑與之同事，乘便委婉規諫，痛陳利害，多能感化。此當深入下層，甘苦與共。身先士卒，生死悉同。又佛雖慈悲之教，亦寓賞罰之意。其運大智慧，明解因果。告以爲善必升天堂，作惡決入地獄，及世間種種現前果報。使惕然知懼，翻然改悔。不怒之威，甚於斧鉞。爲統帥者，對此默識心通，而妙用之。使部屬既懷其德，又畏其威。可謂盡統馭之能事矣。

三，執法，以嚴爲主，以寬爲輔，於五德屬嚴。嚴，陰也。寬，陽也。蓋嘗論之，恩威並用，寬嚴相濟，此等句語，小兒讀書未久，俱能道之。至其精義，許多大將未見一定人人通徹也。昔友人某君，頗重學術，人所欽佩。余問曰，李廣尙寬，程不識尙嚴，俱爲名將，究竟寬嚴孰是？伊答，天才高者，可以用寬。中資以下，以嚴爲宜。余實未敢苟同。繼讀威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伊主張以嚴爲主，以寬爲輔。喻嚴如舟，所以載衆不沒者舟也。寬如槳，能推動前進者槳也。雖似是而未精。又伊未將統衆執法分開，嚴則寡恩，難以攝衆。所以史稱繼光用兵最善只在三五千人。伊雖善戰，乃名將也，非大將也。大將要須涵蓋如天地，不測如陰陽，廣大包羅，神明變化，不似名將之以一節見長也。於此闡揚法理，亦設一喻。通常木製水

請再喻之
就前喻亦有
緊必炸之說
然不如喻之
明白。

桶，以多數長形木板合成圓形，裝底，以竹篾圍箍之。木板，喻羣衆也。篾箍，喻法紀也。試問桶上篾箍，應鬆耶？應緊耶？雖小兒亦知，微鬆則漏，太鬆則散。足證法紀貴嚴，毫無疑義。然則以寬爲輔又何說。請再喻之。汽車行動不能越出公路，嚴也。公路面幅可容對行兩車通過，寬也。如是不知者認爲李廣尙寬，實則並不悖於嚴。至鐵道軌度，較公路爲嚴。如是不知者認爲程不諱尙嚴。但灣曲部亦微寬。微寬者，乃使火車有轉灣之餘地。所以寬者不特不害於嚴，反有助於嚴。否則傾覆之禍立見。前某校請余講演，並參觀學生寢室。內務整潔，諸生肅立榻前。忽見一生臥榻上，以被蒙首。問悉原因。隨告諸生。即此一事，可悟寬嚴之理。在嚴的方面說，整飭內務，當然不應有此現象。如不經許可，定予制裁。今該生抱病是實，又貴校別無養病室，是以從寬特許。既經許可，即與嚴無礙。必經許可，即有助於嚴也。亦有主張寬嚴因人而異其用。理智純正者，馭之以寬。性情強橫者，馭之以嚴。然理智純正者，彼自能嚴守紀律。馭之雖寬，並不悖於以嚴爲主之旨。依此再論軍紀。縱爲紀綱，橫爲紀律。紀綱則層層節制，級級服從，在遵行命令時，常有意計所不及之事。應不違背長官意圖，適宜變通之。時間許可，即先呈請核准，時間不許，須事後補陳理由，並須自負其責。即嚴中寓寬之意。至於紀律所包一切規條守則，均應嚴格遵行。最細微如服裝之風紀扣，表現軍人莊嚴。必照規定。但長途行軍，天氣炎熱，經長官許可，即能敞開衣領。變而通之，存乎其人。此治軍之要也。

四，處事，以智爲主，以情爲輔。於五德屬智。智，陰也。情，陽也。陽返而照謂之智，以其返故屬陰。陰動而出謂之情，以其出故屬陽。關於智的修養，昔爲山法語二句最妙，即「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只要情不附物，即是時時返照。以智御情，不爲物礙。如斯之徒，足

一為根本智
釋智則仁為智
本也。仁即根本智
在內，即心是本
佛。

二為後得智
釋仁則智為仁
本也。智即同體仁
悲也，故仁本
在外，佛度衆
生。

以守為主
國防要點在此
防者，日攻而日
武，力保以國而
防敵，侵略而民
耳，故立國應設

以担荷天下之大任矣。昔韓信遣使向漢高祖求封假三齊王。擁重兵以要挾其上，為其上者苟非庸懦無能，其情之不願也必矣。但若遽然怒形於色，即有激變可能。妨碍大局，莫此為甚。此智之所應顧及者。當時高祖怒甚，張良急暗躡高祖之足以示意。高祖機智睿敏，即以怒容而謂來使曰，以韓之功，便封真王可也，何以假為。若高祖此舉，真可謂千秋領袖處事之法矣。夫感情原為一切事業之基本動力，如機器之馬力，須以理智操縱之。汽車在道，緩急適宜，行萬里而不虞其顛覆。智有二種，一為根本智，即人所本有，不為物染者。陽極陰向內轉，坤以簡能，自反故簡。因所以見能，所空能寂故無染。能所皆忘，本智歷然（內入至深，一切皆空，證本法身），二為後得智，亦名差別智，即用本智以分別物相而記識其差別者，今之所謂科學知識也。陰極陽復向外，乾以易知，自動故易。觸境分別，萬象炳現（外出至極，偏一切處，見報化身），一內一外，情智互具。以佛理判之，外出者情勝智為凡夫，妄想馳求故，內入者智勝情為二乘聲聞，沈空滯寂故。以智御情，情智一如，如理作意，普度衆生者，為大乘菩薩。所以軍人以戰救國，菩薩心腸，金剛手段。對人不偏於情感，則用人惟賢，官佐士兵，各盡其長。對事不偏於情感，則處事合理，緩急輕重，各適其宜。又能巧用理智，鼓舞情感。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謀國家之獨立，求民族之生存。是人者必頭腦冷靜情緒熱烈，救國救世，不止三軍之所屬望也。

五、作戰，以守為主，以攻為輔。守，陰也。攻，陽也。此於五德屬勇。過去曾就戰術戰鬪立言，主張以攻為主。雖適於疆場決勝，尙未免血氣之勇。今就戰略戰略立言，以守為主。將以發動義理之勇。步兵操典綱領第一，國民革命軍以實現三民主義，求得我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為目的。凡有侵犯我領土與主權，及妨碍我三民主義之推行者。須全力防制而殲滅之。以

以民生爲主，以國防爲輔，故于國防設施，以國防爲主，以民生爲輔，生也。不可稍忽民

轉否爲泰，按周易卦象，三乾爲天，象爲君，三坤爲地，象爲衆，三艮爲山，象爲小，三巽爲風，象爲入，三離爲火，象爲中，三震爲雷，象爲動，三坎爲水，象爲隱，三兌爲澤，象爲悅，三巽爲風，象爲入，三離爲火，象爲中，三震爲雷，象爲動，三坎爲水，象爲隱，三兌爲澤，象爲悅。

建國祕要

三〇

完成我軍人唯一之使命。已明白對國際表示吾無侵略野心。學說政策具在，可而尋繹。所有戰備，聊以固吾圉也。本此立場，武備取守勢。文化則盡量取攻勢。使中華仁風，扇徧世界。世界各民族，強者不我是慮。弱者翕然宗之。除物質文明，取彼所長，益我之短。在精神上將光燄萬丈，總制一切。蓋世界學說，無論如何高深，多有所偏。大乘佛法，闡揚中道第一義。印度無存，亦特盛於中國。其他或主唯心，或主唯物，或一元，或二元，或多元。雖窮極探討，各有心得。無非盲人摸象之流。吾鞅韉架上人，有此一陰一陽太極之道。凡相對者，儘吾運用。如心如物，正可以心爲主，以物爲輔。（於此瞭解民族主義之真諦，道義爲本），物質爲生活之資，（自養自衛），不作殺人工具，（絕非侵略），如民主，如獨裁，正可以民主爲主，以獨裁爲輔。（於此瞭解民權主義之真諦，民主集權），制定萬能政府，使爲人民服務（此處有轉否爲泰之大機大用在），如社會主義，如資本主義，正可以社會爲主以資本爲輔。（於此瞭解民生主義之真諦，以義爲利）發展一切資本，用以增進社會之福利。在國內則將以守爲主策略，公告國人。否認窮兵黷武。和平不至十分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敵人侵我，只是應戰，而非求戰。最後反攻，只在驅除敵寇，絕未懷挾野心。舉國人士，咸在含羞忍辱，悲憤慘痛中，明悉敵人萬惡企圖，只有奮鬪，方能自存。父誠其子，兄勉其弟，臥薪嘗膽，磨礪以須。一旦奉命，揮戈進戰，如風吼，如雷震，何堅不克。何敵不摧。其初含蓄之日既久，後則用之不虞其竭。勞而不怨。死而益榮。使中華民國屹立世界之上，而莫敢犯。豈意氣間一時興奮之所能哉。

世界風雲日亟。國內杌隉不安。撥亂反正，責在軍人。完成大業，根本上最重要者，惟此

政府主席須包
 秦用馮河，中
 荒遺者，明行
 不，得。私。得。而。遠。選。決。當。人。受。中。言。論。包。得。遐。不。荒。秦。政
 左。執。倚。視。其。明。親。不。尤。近。遣。行。機。用。民。能。人。論。包。得。遐。不。荒。秦。政
 傾。兩。于。同。所。亡。民。忽。對。親。者。也。斷。河。攻。度。之。虛。由。者。于。馮。二。席。須。包
 右。用。中。仁。黨。者。之。視。疏。疏。也。者。擊。忍。批。悛。環。中。明。河。須。包
 傾。中。行。也。道。遠。之。無。者。擊。忍。批。悛。環。中。明。河。須。包
 也。者。而。不。也。則。者。別。有。不。果。也。受。評。接。境。在。行。亡。包

五事。他如戰術中奇正相生，虛實互用，奇中正，正中奇。虛虛實實，舉不外乎陰陽。臨機運用，妙在一心。只要五事精熟，當可觸類旁通。下至戰鬪極微部份，隱顯出沒，進退分合，悉具陰陽互變之理。指導之，監督之，必求合乎實際。然後無餘憾矣。

大學論註

大學一書，被稱爲世界上最偉大之政治哲學。要點應加論斷，意義有待略註。以註代論，另抒新見。其分段處亦應調整，方不負先聖之苦心。鞅韃架上人，不離一陰一陽之道，以衡此書，若合符節。一貫之理，隨所在而圓融矣。

初總標大綱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明明德，向內明體，陰也。親民，向外達用，陽也。明明德貴能親民，陰中陽復。親民應明明德，陽中陰轉。陽復陰轉，契合中道，至善生焉，更須知明明德卽是親民，卽是止至善。三位原是一體，明明德是智。親民爲仁。眞智必仁。仁爲智本。方稱至善。知止於此。則定靜且安，慮必有得。乃爲學實效，如后順次發生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首示大道，應先本而後末。必合物本末之理，方得事先後之宜。述古一段，歸結要點，卽在格物。這段大文章，明明白白的是安而后慮的考慮功夫。要如何纔得到齊家治國平天

三位原是一體，因體
譬之汽燈，尋
需要光明，得
取汽油，既光
汽油，出生光
明。先明也
汽燈之用至善
也。

第一句修身而
僅指明德而
言。第二句修
身，兼該明明
德親民止至善
而國平則齊家
在修身範圍內
也。

下的根本所在，下手方法呢？致和格物者，辨正物之本末也。物格知至者，明見本之所在也。吾人讀書，要能客觀。不可將主觀心理，帶一付有色眼鏡，去觀察事物。用我自己的意思，作爲是書上的意思。須平心靜氣，玩讀本文，真義自得。先儒在格物要點上，見解各異，輾轉錯誤。本源不清，影響政治。所以特爲論註，以爲今後建國之依據。

次分釋要目

(一) 釋格物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豈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知有也。

此段極顯明的標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本，乃是修身也。卽慮而后得的結果。其本亂而未治者否也者，身不修未有能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修身應厚其力，使功夫篤實。而反薄者，輕忽修身也。齊家治國平天下，不過是修身的餘緒，修身成就的一點表現。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雖是大事。在爲學初步，卽稍輕忽，亦屬無妨。若捨本逐末，而重視之。未有合於真理者也。修身應如何下手耶。略分三項，釋之如后。

甲 明明德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皆自明也以上，標明德之體。以下，釋明明德之功夫。古人有喻，乘坐牛車。車不行

。打車是？打牛是？應知車不行，要打牛也。佛說，身是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喻如車。這
段光明，方是自性，喻如牛。但不染污即得。

乙 親民

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曄兮，赫兮喧兮，有
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曄兮者，恂慄也。赫
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
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自修之德，因民而顯。(體)成就之善，隨民而現。(用)君子，親民者也。小人，民也
。賢其賢，爲仁爲敬。親其親，爲慈爲孝。樂其樂，適其性。利其利，安其生。德加於民
，是以不忘。

丙 止於至善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緝熙義爲光明，卽自性明德。誠者天之道也。敬止於光明，卽允執厥中，誠之者人之道也
。仁敬孝慈信，統名至善，從明德中流出。由鞅韉架上人觀之，乃相對的兩方轉復而生。
汝與我仁，我報汝敬。汝與我慈，我報汝孝。信由汝我，不責一方。然因轉復自然之理，
智者貴能求己。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此又執中者之妙用也。

(二) 釋致知

聽訟吾猶人也。在自性光明中。吾則無一人。無一物不是吾。惟天上帝下。法平等無有。高下此極乾。元之量也。又。修無我者。不物一切人。此身不是大。合緣此心是六。塵影此俱不。元之性也。盡坤。

以四不能自責。古帝王當天下。情勢日非。下。詔罪已。常能。挽回頽局。始。得聖人之遺意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吾字不是孔子自指，應釋如中庸人皆曰予知之予字。吾是自性明德。人即所親之民。吾猶人，是陰中陽復，推出去看。人猶吾，是陽中陰轉，收回來。一復一轉，即是仁親，即名至善。中庸，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本書絜矩之道，亦本於此。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世之子臣弟友，多未能求己，熟思吾猶人也之義。欠忠恕之心。失絜矩之道。子不孝而責父之慈。臣不敬，而責君之仁。弟不恭而責兄之友。朋友不先施而責人之信。諺云，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此訟之所由興也。始而意見不合，繼則言論爭辯，再而相打，終而相殺。世間一切糾紛，一切戰禍，無不由此。此家所以不齊，國所以不治，天下所以不平。在這裏根本上認得清，故孔子垂範後世，以四不能自責。吾猶人也，人所好惡，吾亦同然。盡其在己，必也無訟。鞅韉之理。轉復自然。吾既盡已，彼必同感，即使素無情者，亦決無辭，而內心畏服。所以大學首要，即是格物。物格而后知本。吉凶禍福，一切由吾。此吾字兼有修身為本，及德者本也，二義。本段纔特為指出，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三) 釋誠意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入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以惡惡臭，好好色，釋誠意二字。真是再好沒有。自謙者，內自抑斂也。降心虛懷以自問。是否，惡不善如。惡惡臭？好好德和，好好色耶？凡知之真者，方惡之深，好之切。確知修身爲不可輕忽之大本。自能極誠意的，去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以修其身也。至善雖是以明德親民而生。不善却是因明德染汚所致。須做慎獨功夫，時時內省。在起心動念之時，事物始生之際，內顧天理則不愧，外合人情則不忤。自爾泰然，有心廣體胖之效。

(四) 釋正心修身

上三段，乃大學預備功夫。第四，方是大學正宗。下三段則行道之必然因果也。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大學正宗，明德日新。第四明德日新。因爲因，下段親民至善爲果也。

陰陽消長，所謂旋乾轉坤，只在在一心。

忿懣是火發。恐懼是風動。好樂是水流。憂患是地窳。陰陽失調，四大爲病。若能執中，則無是過。依陰陽消長之理。屈爲伸之因，受屈何須忿懣。(忍成就)禍爲福之基，遇禍不必恐懼。(定成就)福兮禍所倚，禍中未可好樂。(戒成就)窮通常互換，憂患亦何益呢。(慧成就)並能翻病成德。忿懣以除惡，決定諸惡莫作。恐懼以修省，常問作了惡麼？好樂以積福，決定衆善奉行。憂患以安生，片善還未行呢！如是則心正身修矣。

(五) 釋修身齊家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貢獻各黨當局，依轍兩面之理，在時間空閒上論密訣，成一不違背本族歷史之文，化現世界社會之背，潮流，三民主義，均已顧到，惟今日實行，須注意目前，尤其是民生主義，共產黨把主義，上已把主義，不可過日，實行，須今日，固行，化，體，專有文，化，和，平，愛，尤，其，要。

或竟協助使彼成功，假使共產黨對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赦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身不修則失中正之大道。辟，偏也。上述心之不正，則身即有所偏。五句明其偏之所以。偏則悖情越理，而家不可齊。智不作主，隨情而偏。天下事覆於此者多矣。豈僅家庭為然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精一執中，鞅韉架上人方足語此。今後黨國糾紛，負責者如不幸而有一人莫和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之習氣，則生民塗炭，將無底止。余很誠懇的將天下之所鮮者二語，貢獻各黨當局，以及天下後世。其好者是本黨。惡者是彼黨，然彼此俱是家裏人。古謂「士先器識」，識大則器大。此處識得，則胸襟開闊，氣象便自不同。如真愛本黨，並求本黨之進步者，更希望本黨能領導全國或全世界者。應思所有主張，是否盡合真理？政策能否適應環境？份子是否健全？黨紀是否嚴密？（自反哲理，妙用在此。）修正改良。防微杜漸。使本黨決定能完成其使命。惟好而知其惡者能之。彼黨固吾之所痛惡。亦須平心觀察，他有無特長之處。如實有之，吾應取法。又彼特長如有決定性，則必獲得決定之成就。吾忌嫉之何益。有識者或引為已助，或與之合作，或竟協助使彼成功。惡而知其美。福利洵無彊矣。

（六）釋齊家治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

國民黨有此風度則將來必有成功之日。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正是鞅韃麗動兩頭低昂相等之理。

父母養老之時家貧親老繼母苦節之類為尤甚。

各盡其道如凡為父者以慈齊之凡為子者以孝齊之於國凡為君者以仁齊之凡為臣者以敬齊之綱肅然而國治矣。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余嘗謂一個人，品性養成自家庭。智識增進自學校。經驗獲得自社會。近代注意學校教育，多忽視了家庭教育。不知家庭力量的偉大。一個好家庭，或一個壞家庭。常能引起鄰里親朋之有形效法，無形習染。為一社會隆替之因。家庭美德甚多，最貴最難是一孝字。孝本是人之天性。何難之有。殊不知人既長大，一入社會，備受污染，洩沒性靈，日形虛偽，有時表現一點好處，皆是相待而生。如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兄弟夫婦朋友間，俱有所望於對方，而為其所應為。孝之意義，特顯在子女成人以後，父母衰老之時。此時在父母身上，已無若何希望。能竭誠盡孝者，真是赤裸裸的光明本體。真孝者必能推父母愛子之心愛其弟。真孝者決不敢聽順妻妾，縱容自己子女，稍存忤逆。以父母之喜怒為喜怒，委婉承順，以匡救其不及。即父頑母戾，至誠之極，必能感格。果如是家未有不能齊者也。齊者齊一，有平等互愛，各盡其道，各得其所之義。家則如一小國，國是一大家庭。一轉移間，以其齊家者治國。原屬一理。自非難事。所以古人貴以仁孝治天下。有諸已而后求諸人，其所令勿反其所好，民之從之，如影隨形，不爽毫釐也。

(七) 釋治國平天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

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康誥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欲平天下，高蹈鞞鞢架上，明其明德以平之。無往不復，上行下效，第一應以善倡」。已所必不欲，勿施於人，第二不可爲惡」。爲民父母，同其好惡，第三善善惡惡」。能如是則得衆受命。否則失衆喪國。最要親賢遠奸，尙足自救。否則天之命也。亦人之過也。喪敗必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佈施利濟，德成名歸）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上仁而不好義者

天之命也，
自古聖賢能
得志於時悉
關天命

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鷄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治國平天下，理財一項，非常重要。乃自論語子罕言利。孟子何必曰利。一般迂儒對於利字，諱莫如深。讀書不明理，真是誤人。易云，利者義之和也，利物足以和義。足見不是不可言利，只要利和於義。故君子見得思義，豈如小人之見利忘義也。本段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及以義爲利之語。可以悟澈利之真諦。以鞅韃架上人觀之，就相反的兩面衡度事理，應以義爲主，以利爲輔。無義則利不成，無利則義不行也。因之仁者以財發身，國家以財濟用。建國開始，百廢俱舉，尤非財不爲功。今日生財大道，因食之者不寡，即應特別注意生之者衆。改良生產技術，增加生產數量。非是以聚斂爲能，搜括爲事，竭澤而漁也。因用之者欠舒，即應特別注意爲之者疾。蘇俄之突擊運動，生產競賽。假期義務勞作，不取工資。大可做行也。

今世之人有兩種情態。善的方面，爲捨己爲人。惡的方面，爲損人利己。實則捨己爲人是高調。損人利己是錯覺。依鞅韃擺動兩方低昂遠近遲速均等之理，決定因果相應性。只有利人利己，及損人損己，兩途。故孔子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老子謂，「既以爲人已愈有。」釋迦爲度生而成佛。俱是利人利己不可分。昧者不察，每欲損人以利己。當利己之慾望方遂，而恰如其分之禍害緊隨之不知也。故聚斂之臣，以搜括爲能。不止誤國，且將喪身。若以兩儀之義衡之，居政府立場而視人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政府人民既不可分。有消極之財政，量入爲出者也。有積極之財政，量出爲入者也。量入爲出，維持現狀，與民休息。疲敝之餘，安之勞之也。量出爲入，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建設之首，富之強之也。

五美四惡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學以致用，繼大學之後即應從政。大學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已確定修齊治平之最高原則。至實際治國，以其明德從事親民。須尊五美。屏四惡，而後克底於至善也。

今論從政，一應注意政治本身何如斯可。一應注意從政者何如斯可。根據五美，政治本身不外惠之與勞之。首惠之所以利之，即教之如何進德，如何修業。戒之不得悖禮，不得違法，即今所謂教管也。與之以消極的省刑罰薄稅歛維持治安保衛侵略。與之以積極的低利貸款協助生產賑災扶危養老育嬰。即今之所謂衛養也。次勞之所以令之，即令遵奉教管，從事衛養也。凡此諸端，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正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所以惠而不費

。又皆人民之所樂欲，提倡指導，擇可勞而勞之，將歡欣鼓舞之不遑，又誰怨耶。至於從政者肯犧牲一己，爲民公僕，必有其欲。有所欲然後能發起志願，勇往邁進。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中庸，成人智也，成己仁也，老子，既以爲人，已愈有。欲仁得仁，人已交利。夫如是，更何須乎貧。其次須有德量，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尤其在今日民主時代，君子從政要能卑以自牧以陽下陰，如泰卦九二，包荒不遺遐。民衆皆爲主人，無衆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不驕，輿情愛戴，政通人和，成就偉大可必矣。但如慈母之保赤子，雖誠求多中，若愛而不能令，又失從政之義。政者正也，要率以正，使不敢不正，則必濟之以威。吾人主張統衆，以恩爲主，以威爲輔。由慈愛中表現出來的威，不過形成威儀之威，乃是一種風度，儼然人望而畏之，與其說畏之；無甯說是敬之而不敢稍肆，愛之而不敢忽苟。所以說威而不猛，在威嚴中愈使人戴德不能忘。此先聖之所稱道，歷百世而可行者也。

復次雖知政治之事，而不知政治最高原則之所本，從政者志願卑下，德量狹小，風度鄙陋，遂不免于四惡。虐謂其手段之殘酷。暴謂其態度之兇狠。賊謂其居心之鬼詐。吝謂其胸懷之鄙劣。如是變明德爲貪穢癡，轉親民爲殺盜姪，至善不存，惡業滋揚，此輩得志，建國尙有望耶？

本章答問，美惡並舉。使人瞭然於何者當尊，何者當屏。建設期中，幹部第一。政治幹部應具備之才識品德，於此已樹立一良好楷模。訓練培養，選拔任用，當知所取法矣。

末後付囑

不。失。本。宗。楞。伽。經。佛。語。心。為。宗。即。心。即。佛。中。對。法。問。法。者。必。偏。執。一。面。心。疑。而。問。我。答。則。雙。一。皆。取。對。法。自。契。善。用。即。佛。心。用。六。祖。傳。佛。心。印。佛。而。曰。善。用。即。理。用。不。思。善。不。思。惡。以。空。破。有。空。亦。不。立。邊。出。沒。即。離。兩。中。道。之。至。善。也。

自。性。起。用。自。性。染。着。外。境。自。性。煩。惱。生。諸。佛。建。立。法。相。以。俾。眾。生。依。之。還。離。外。境。即。還。

六祖一日謂弟子法海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鞞韞架上人）。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陰轉陽復），究竟三法盡除（非空非有）。更無去處。（一超直入）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人，外六塵（陽），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陰），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陽）六門（陰）六識（落陰陽人）是也。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職。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偏執于陰陽），起十八邪。自性若正（一陰一陽，繼之善也），起十八正。含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和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內着空）與慧（陽復）對，愚（外執相）與智（陽轉）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有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北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起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陽轉陰），內於空難空（陰復陽）。若全著相，即長邪見（陽惡）。若全執空，即長無明（陰惡）。執空之人（

復本自菩提覺性也。

建國秘要

四四

說有無之過患，所以說非善非惡，非有非無，非有說無，非無說有，於外也。俱是無住相法施，此中道義，也，依此說，用，以教人，於此，行，作之，於已，

偏於陰）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箸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訪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偏於陽），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可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通相因，生中道義。汝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暗？答云，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本章發揮心地法門，極是明白。出入即離兩邊，這不是，那不是，逼住你認取自性，自性即是鞦韆架上人也。識得後隨吾應用，無處不是自性所現。青青翠竹，盡是菩提，燦燦黃花，無非般若。也須保護此一段光明，修行無住相法施。外不住相，內不住空，內外齊捨，活潑潑地，鞦韆架上任吾遊戲，豈不快哉。

茲藉鞦韆之進退，以釋貪瞋癡。進有所見，為明。知進而不知退為貪。不知自退，被迫而退，不遂所欲則瞋。退無所知，為暗。其始也知進不知退，則散亂。散亂之極，必疲退而昏沉，謂之癡。故問明而答明為因暗為緣者，其關係如此。故進而着相貪瞋，謂之一念無明。退而着空癡暗，謂之根本無明。所以衆生終日在散亂昏沉中。是二者互為因果，輾轉煩惱，隨業受苦。須知進為明，退為暗，佛法為不明不暗。進為生，退為滅，涅槃則非生非滅。只要在進時，外於相離相。在退時，內於空離空。即是活潑潑地自在人也。

論知行

古今之論知行者，莫不望即知即行，由立德立言以見諸事功。鞅韃大道，已論定以人合天，復其本善。於此再論知行者，建國爲今後決定政策，擇善而行，不可徒尙空言。鞅韃架上人，猶如天秤，可以衡定輕重，不差毫釐。猶如明鏡，可以照見面目，還他本來。知行問題，頗有淆訛，憑此分析，不難立判。昔傳說謂，知之非艱，行之維難。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中山先生乃倡知難行易。鞅韃擺動，一前一後，卽是一陽一陰。亦卽一外一內。人心之用，外出而內反謂之知（知之定義）。外出未必知，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必內反，攝境入心，方有知也。內入而外動謂之行「行之定義」。內入未必行，心未決定，博覽羣籍，多謬往行，但騰口說而已。必外動，志在必行，方有行也。若論鞅韃一前一後自然之象。人心一出一入，亦勢所必至。所以知而後行者有之，行而後知者有之。鞅韃架上人，望人戮力爲善，以宣揚天地自然之化。或縱之前。或引之後，擴充其知，增進其行。始以謀建國之成功。終以進世界於大同。求知之法，外出內反，貴在事事留心，好學近乎智。如哲學，明見形而上之道。如科學，分析形而下之器。或歸納，或演繹，或集前人之見聞，或爲自己所發明，要能辨其條理，知其宗趣。然則何以見其難易耶？窮源竟委則難，識其表面則易。包羅全體則難，識其一端則易。其與行的關係，鞅韃擺動，以中爲準，擺動大則進退皆大。知其大者行其大。擺動小則進退皆小，知其小者行其小。知漸而增，行亦漸而進。知飲食之究竟者，其行則創造飲食。知飲食之足療渴飢者，其行則享用飲食。由知飲食之究竟者，對享用飲食者，說知

允執厥中，在九約之秘，要一陰一陽之道，爲一文一行之道，吾實恥之。最要一刻莫將此道忘却，即將是道忘却，即將妙行，執厥中之

終身由之，總持還在六十存心傳，惟允執厥中之中字

難行易。中山發明三民主義，艱苦萬分。若國人皆信而奉行之，則甚易也。由知飲食之足療渴飢者，對創造飲食者，說知之非難，行之惟艱，國人只大體知得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而望建設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則難矣。又知者必行，以內入者，勢必外動也。行者必知，足之所及，目必明見也。知行合一者，雖是勉人力行于善，亦知行之本然。故欲實行三民主義，必洞悉其精義，實施之步驟。光大其所已具，發揚其所未備，不可徒以八股獵取功名者而能之也。至於力行之道，內入外動，貴在時時奮勉。力行近乎仁。論語，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是知。約禮是行。一個約字，乃是力行之要訣。上下古今，凡成功之人，研究其生平，無一不是專注一點，用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功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不論已。如孔子之道，忠恕而已。孟子一生，不離仁義。關羽喜春秋。杜預好左傳。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中山以三民主義救中國。許多仁人義士，節婦孝女，皆終其身守定一句一字以成名。約即惟微。專即惟精。微如地雷復卦，一陽在五陰之下。今日有志之士，如欲救國，應將三民主義藏之內心深處，反覆玩索。務使主義即心，心即主義，融合爲一，方造其極（此之謂蓄勢）。又乾陽，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涵蓄既久，觸機即發。震驚九天，聲名揚溢，成功必矣。所以求知不過方行之準備（陽中陰轉）。蓄勢方是力行之主因（陰中陽復）。內入愈深，外動益烈。積理豐富，見解正確，志氣旺盛，精神飽滿者，必能言能行。事理不明，言論恍惚，頹唐衰朽，奄奄一息，則不足與圖建國大業矣。中國古文化，最高深莫如易經。最偉大切實莫如大學。鞅韃架上人，本易經一陰一陽之道，繼之爲善，成之於性。以從事於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知之者高深，行之者偉大切實。所望國人敬信，萬衆共之，終身由之，成功如操左券。或疑建國事業，經緯百端，需要若干專家，擬訂計劃，製成方案，分門別類，按步實施。何用此空虛理論。不知此最高建國

之，有心境融合
相傳，非過去
中舍，糊籠統
也。

原則，如人在空，如魚在水，汝向何處避他。守此必成。背此必敗。天地且不違。而况於人乎。猶之建屋者，此之所論，基石之穩定也，棟樑之樹立也。一切計劃方案，則裝修以適居，采繪以飾觀而已。

繡出鴛鴦憑君看（大智）。

願把金針度與人（大慈）。

努力今生須了却（自勉）。

莫似文人多無行（自警）。

讀張蒙九先生「建國祕要」書後

中山先生著建國方略，首重心理建設。大學言修齊治平，基於格致誠正。誠以道在邇不宜求諸遠。事在易不宜求諸難。其要在能近取譬。故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子思子之所以言道不遠人也。孟子與之所以言道若大路也。

吾國自物質文明之學大倡，談國是者一趨於物質，莫不頭頭是道。惟其頭頭是道，故行之者即各行其是。而失去其重心。稍有識見者，怒焉憂之。復倡所謂精神文明者，以與之對抗。然或空談理論。或故入玄虛。此黨彼派，紛爭不已。不揣道之原，而務道之流，內亂之興也有自，外侮之來也亦有自。念餘載之內戰方休，七八年之抗戰未已。一言以蔽之，曰，失其道而已。

道惡乎在乎是。請晰其義。

凡與吾視聽言動隨時接觸者皆物，物莫不有理。（一陰一陽），智者以慧心體之（繼之善，成之性），則理明而道顯。理，即是也。故曰，道在是。但理有多方面，其真理則惟一。然真理所在，（陰陽變和），必有多方面非真者與之相悖而並行（陰陽各偏執其一面），是者固行

因應付其所非
復攔置其所是
已深明執轡大
道者，尙應注意及也。

其所是，而非者亦行其所謂是。是者以非之橫行而阻礙其所是，於是既篤行其所是，而復應付其所非。更往往因應付其所非，復攔置其所是。非者亦擁護其所非，更從而培擊他人之所是，復盡量激揚其所非。在此是是非非之過程中，是者既不能各行其是，非者又極端各行其非。悉是者非者統而各行其非，此大亂之未有已時也。此真理之所以不昌明也。此大道之所以沉淪也。

張子蒙九，幼從學於蜀都廖鳴九先生，專攻經史。因雅好研求身心性命之學，乃精研易理，期於人心其得究竟。既復遊學昆華，從事物質科學，意在旁參互證。旋考送北平清華學校，修業逾二年，因病輟。歸里後，仍潛心易理，頗有所得。欲行其道以救世。病大瘳，乃游學廣東，受業於曲石先生所辦之講武分校。不知者以先生爲投筆從戎，而不知其志在此不在彼也。講武畢業後，於參贊戎機之暇，即研求佛典。曾參密乘於麗江聖露大師，內蒙洞行金剛法師，西康貢噶上師。復從昆明月溪法師遊，究竟金剛之智。以自利利他爲己任。念餘年來，欲以菩薩心腸，行使將相經綸。均有志未逮。然先生並不以此介介，恆謂人曰，名教中海闊天空，無處非樂地也。其曠達有如此。

一日者，先生見小兒輩玩鞦韆架，頓悟人生真諦，發明兩儀哲學。著爲建國祕要一書。其目的在發揮真理，辨別有非，昭示天下之正道。借以消除黨見，而納人類於軌物。其願力之宏偉，識見之超越，足以先賢橫渠公之西銘並垂不朽。而其哲理之發端，乃自一小兒玩具中得之。此真所謂頭頭是道也。本處同人讀先生大著後，覺大有裨於當前國是。不敢祕其卓識，爰墊資刊行，公之於世，知之罪之，付諸公論。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於保山黨政參聯合辦事處，保山縣縣長馬龍孟立人，保山縣黨部書記長雲龍孫樹梅，保山縣參議會議長張笏拜識。

論和戰與統一

和戰與統一。這個問題，在今日的中國，確是重大，確是切要，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一般人大都是純情感的過度的希望和平。由希望而失望，而怨忿。本來八年抗戰的慘痛，不堪回憶。接連着物價高漲，生活壓迫。想到招致苦痛的原因，誰不厭惡戰爭，企盼和平。但欲保持五強之一之地位却不可忽視完成統一之局面。

和平！和平！真是如飢者之於食，渴者之於飲。這個名詞，太美麗了，太可愛了。如何獲致和平，則有國內諸賢達之奔走呼籲，並且勞煩到我們的高鄰馬歇爾將軍，用盡心計，費盡唇舌，到底一場敗興，拂袖而去。所以今天來討論這個問題，須是另有一種看法，莫僅憑感情，必用理智向更深一層去觀察。馬歇爾將軍以世界第一強大國家之特使身份，依據他豐富的經驗，作公正之調處，宜乎手到回春，迎刃而解。爲什麼不會成功呢？我們看他回國時的聲明，給他幾句判語。「他的態度確是公正。但僅能指出國共兩黨之病，未能瞭解兩黨內心之苦。」像馬帥這樣的調人，不遠萬里而來，國共任何一方，必曰，叟其將有以利吾黨乎。如能瞭解其內心痛苦，先寄予同情。則必曰，是真有以利吾黨者也。爾後發言，自必隨時搔着癢處。然後因勢而導入大中至正之道，和平統一，必能實現。中國之利，即美國之利，亦即世界之利。畢竟外國人直道，不懂得中國國情之屈曲，使中華舉國人士無限希望，落了個空。

我今敬向全國人士呼籲，莫失望，莫怨忿。我們平心靜氣的研究研究。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世界潮流。中國之事實需要，若就情理法勢四個字來衡量，最後決定在個「

勢」字，所謂大勢所趨，勢已至此。中國應依民主集權的政治體制，團結統一，成立以國民黨爲主其他各黨爲輔的聯合政府。已毫無疑義。國民黨是大哥，共產黨是二哥，民盟三哥，民社四哥，青年黨是五弟。社會賢達是叔伯兄弟。國民黨一黨專政，當然行不通。但國民黨這個大哥的地位，可不能不承認呀。他有五十年之革命奮鬥史，有推翻滿清專制，北伐完成統一，驅除日帝國主義之侵略，取消不平等條約諸助績。承繼歷史之文化，融合世界之潮流。主義深入人心，立足已臻穩固。或者以爲政治貪污，民心早已失去。經濟崩潰，民衆行將叛變。不知唐德宗一紙罪己詔，尙能使山東諸將涕泣感奮，效死殺賊。政治偶有缺點，改良不難。經濟危機，戰後常態。總之德義未至全喪，卽生命可以延續。去歲國民大會製訂憲法，民主業已奠基。只要國民黨本身信守不渝，一切和戰，卽有所據。

大哥的身份，原是這樣。德量是寬宏的，態度是嚴肅的，有幾個重要條件，第一救國主義是不能放棄的，第二建國領袖是不能動搖的，第三立國憲法是不能毀滅的。下此一切可以商談。諸位弟弟應勿忘失做弟弟的身份，無妨準情酌理，就法論勢，在此範圍以內談和平，方爲長治久安之和平。否則戰爭何能避免，易云，「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無陽也。」此不僅關係一黨之利害，實關係全國之利害，卽是大義所在。國民黨又何必諱言戰爭。國人亦何取乎假和平民主之名，以背議內戰，反對內戰。在這種情況之下，國民黨內心苦極，不難窺見一斑，馬帥曾一留意及之耶。

共產黨自民國十年以來，曾暫放棄主張，參加國民革命。繼又擁護三民主義，參加抗日。對國家亦誠有所貢獻。乃以臥薪嘗膽臣妾於吳之姿態，於抗戰八年中，因利乘便，養成勢力，今日在中國儼然成爲第二大黨。彼固知打倒國民黨，奪取政權，尙非其時。不過自負自豪，何

甘作無條件之屈伏。其破壞交通，促使對方經濟崩潰。武力擾亂，促使對方國際地位降低，貸款不成，建設無望。以爲和談時之討價還價。自求生存，用心實苦。馬帥亦知之否耶。所以於國府委員名額中，求得有限度之否決權。於地方政權中，求得合法理之立足地。軍隊統編，有相當比額。此亦勢所必至，理有固然者。若這點不予同情，無怪乎他認馬帥爲祖國之調處，不願接受也。

雙方苦衷已明，今宜由民盟民社青年出任調人，從事商談。兄弟們能顧全大局，互尊權益。則以和平手段，政治方式，求統一之實現。可謂盡善盡美。若惟一己之私利是計，不顧對方，不顧國家全體之利益。自絕於衆，則衆共棄之。不妨堂堂正正，聲罪致討。此種以武力求統一之政策，全國人士，應該涕泣相告，大義滅親，誠不獲已。務須忍耐最後五分鐘之痛苦，以達到目的。同胞們！自求多福，大家起來，共同努力吧。如是開誠相見。則和有所據，戰有所憑。在作戰方面，和談原無損於士氣，如和談不成，即大有助於同仇敵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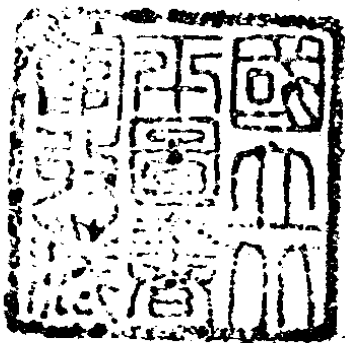
末了對主輔二字，須加解釋。我們所一致希望的，是和平統一。易有陰陽，兩性原是相反的。相反而各走極端。則成天地不交之否卦。倘相反相成，則地天交泰。泰爲春正之卦，以陽爲主。乾陽爲君，衆作家長之大哥，在下而爲主。坤陰爲衆，衆同室之衆弟，在上而爲輔，大哥乾性剛健，能自下以尊崇衆弟。衆弟坤性虛順，雖在上而信賴大哥。此泰卦陰陽相交之象，正是和平統一國民黨主政以大事小委屈求全之象。至此全國人士，應時時深省，刻刻警覺。各黨聯合，美則美矣。但無主則亂，主而不當則傾。治亂闕頭，明智者幸自擇之。

按近代西歐商業文化，在利的觀點上，有資本主義之心爲物役，即有共產主義之唯物史觀。兩者相因而生，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共產主義即跟之有一天之存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

，即扶持農工，容納共黨。在互助原則下，兩黨亦相因而同時發展。今若由壞的方面看去，共產黨實爲附骨之疽，已成不治之症。在不治之時，肯採用本書相反相成之藥，以心爲主，以義爲主，補偏救敝，俾歸中正。或者可望起死回生乎。

中華民國卅一年六月廿五日

贈送



0

112318

112318